

懷俞鴻鈞老友話舊

—OK 俞和我的淵源

周雍能

回首前塵生死交情

去年（五十九年）六月一日是故行政院院長俞鴻鈞兄的忌辰，因是十週年，紀念儀式較往年稍為隆重。這一日，黨政顯要雲集，至親好友畢至，俞夫人率其長女筱鈞、三女筱璉暨女婿等，亦如往年特從馬尼刺蒞程趕返。牧師在家證道之後，至親好友約二、三十位同登陽明山公墓弔祭一番。事畢，夫人梁就光女士含淚說道：「自鴻鈞死後，勞動諸位親友至多，現在人已去逝十年了，我想紀念儀式到此為止，今後不好再驚動諸位親友！」親友聞之均不勝惆悵。

我佇立鴻鈞兄墓前良久，不忍遽去，回首前塵，往事又一浮現。猶憶十年前的六月一日那天，我聽到消息立即趕到俞府探望，鴻鈞兄剛剛過去。夫人坐在側，見我來到，即說：「他的氣喘不過來，痛苦異于往常，我早知這一關很難渡過！鴻鈞得哮喘病由來已久，因為打針太多，傷害到心臟，我一看情形無望，最後安慰他說：『你是教徒，素來篤信基督，一旦救主召你，你

該感到喜悅！』鴻鈞面部表情由痛苦轉為喜悅，便如同睡眠一樣逝世了。」俞夫人乃虔誠基督教徒，對死生之道早已看清，並早得醫生有病情危難之暗示，故能處之泰然。我曾見過黃郛（膺白）先生的死像睡眠一般，他是精通佛學的居士；也見過余三姑（俞夫人梁就光母親）死時同樣的情形，她是虔誠的基督徒；但鴻鈞的死像睡眠外，且面帶微笑，為大眾所共見，實在令人驚異，這大概是對神的信仰異常吧！

這一幕恍惚就在眼前，但歲月易逝，倏忽已過十載。十年來，我始終感覺鴻鈞兄並沒有死，他的聲音容貌，他的一言一笑，他的一舉一動，仍不斷的浮現在我的腦海裏；平日到他家時常在書房內看看，睹物思人，好像感到他還存在；經常和他的家人談話，下意識中並不覺得少掉了他似的。事實上，鴻鈞兄已經離開人世十年了，何以至今仍有這種恍惚的感覺呢？唯一的解釋，這大概是我們四十餘年交情所產生的結果吧！

鴻鈞兄的忌辰已過，他的誕辰（農曆十二月十二日）快將來臨；在他生時每逢此日，我們總會找機會抽空相聚，如今人天遠隔，盛會已不復再！每憶此景，唯有徒然加深對故人的一層懷念罷了。日前「中外雜誌」社長王成聖先生屈駕造訪，問及我與鴻鈞兄共事經過，囑為撰文，情意懇摯難却。鴻鈞兄功在黨國，其政績與貢獻，史乘自有詳載，不勞贅言，爰將他人對鴻鈞兄生平漏記或傳聞有訛之處，略作補充修正，一者紀念鴻鈞兄逝世十週年，一者聊為報答王社長之厚意。

馬票中獎真象如何

記得民國四十二年，當發表鴻鈞兄為臺灣省主席時，臺北「中華日報」有一段特載，大意說：「在民國初年，我與鴻鈞兄同是翩翩少年，於上海赴香港途中同船認識。之後我回上海，託他保管馬票，結果馬票中獎，鴻鈞把中獎港幣巨萬之款分文不少的滙到上海給我，所以深得我周某人賞識，因而當民國十六年我出任上海市特別市政府秘書長時，即請鴻鈞為市府秘書云云。其實這一段傳聞並不正確。我與鴻鈞兄相識於民國五

年，地點是上海。緣袁世凱死後，我在廣東的革命工作也告一段落，遂東裝前往上海。鴻鈞兄原籍廣東新會，家住上海北四川路頤和里，當時尚在聖約翰大學攻讀，暑假時，我有個朋友作客於鴻鈞家，我常去拜訪，因而結識鴻鈞，談論國事，氣味相投，漸漸成爲好友了。

民國八年，鴻鈞兄自聖約翰大學畢業，因成績優異，留校擔任助教，並於中學部教課。由於「字林西報」記者李才之介紹，經常以英文投稿該報，後來鴻鈞發現李才從中剋扣他的稿費，投稿事遂不再繼續。不久，在上海國民黨本部支助下，陳友仁創辦了一個英文的「新聞晚報」(Evening News)，鴻鈞就任記者，才華初試，有不凡的表現。那時，我在飛龍路四十四號國民黨本部當幹事，因爲近水樓臺的關係，與鴻鈞的交往更加密切。民國九年，當我奉命前往古巴辦黨時，鴻鈞兄也是黃埔灘頭送行者之一！

民國十六年多，北伐軍克復了九江，我奉命到九江任海關監督兼江西交涉員，鴻鈞則於漢口任外交部(部長是陳友仁)秘書，以後忽然聽說他辭職不幹，當時彼此事忙甚少通訊，不知他爲何辭職。據他事後相告，陳友仁左右盡是共產黨徒，他看不順眼，故不願與之共事。他並且說：當我收回九江租界時，他們要陳友仁另外加派趙秘書太侉爲租界管理員，預備代替我的江西交涉員位置。

OK雅號從何而起？

民國十六年九月，我應張定璠(伯璠)市長

之邀，出任上海特別市政府秘書長，在物色人才時，忽然想到鴻鈞，擬借重他的英文造詣和才幹，負責市府與租界間之交涉。事有湊巧，一日，日本總領事館舉行酒會，招待華人各界首腦人士，地點在虹口北四川路，我因市府工作異常忙碌，勉強抽空前往應酬一下，不意途中瞥見鴻鈞兄伉儷於北四川路散步踴躍，那時過往車輛甚多，兼之時間急迫，無法下車相見。匆匆把酒會敷衍畢，即調轉車頭去找鴻鈞誠懇相邀，請其到上海特別市政府幫忙，當承允，第二日即行到職，可見鴻鈞兄之志在爲國家做事業也。

「市政」在當時是個時髦玩意，爲了樹立一般人對它的正確觀念，也爲了增進市民對市政的瞭解，我們覺得有特別加強對市民宣傳的必要。鴻鈞兄本來擔任市府秘書，負責對外交涉，後來請他兼做宣傳科長，一面編輯「市政週刊」，一面訓練市政演講員。「市政週刊」是借上海「申報」和「新聞報」的篇幅，每星期發刊一次，每次半張，內容多少爲市政有關之新聞和專論。鴻鈞兄所寫專論，見解精闢，持論平允，深受讀者歡迎。此外，市府並招募六名大學畢業(有幾位後來在政治方面居簡任)，由鴻鈞先加訓練，再分派至各公共場所演講，暢論市政措施與建設各項問題。市府透過「市政週刊」的傳佈和市政演講員的演講，與市民相互溝通，而由鴻鈞總其成，以爭取市民的瞭解與合作，這在當時是個很新穎而有功效的作法。以鴻鈞兄的學識、才具，加上他的幹勁，確屬一時之選，凡事一經他手，總是辦理得頭頭是道，OK爺的雅號自此不逕而

走，他在市府所受的器重也是當然的。

民國十八年二月初，因政局動盪，伯璠兄堅決地辭去市長職務，一切由我暫代，財政局長王和亦不願而去，我遂派鴻鈞兄繼任，這是他辦財政的開始，雖爲期甚短而績效已見。四月初，張羣(岳軍)先生接事，我即向新任市長特別推薦鴻鈞，張先生留他調任爲參事，而以徐桴(聖禪)出長財政，之後張市長發現鴻鈞確是難得之才，就請他代理秘書長。

敬陪末座也無所謂

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日軍侵略在上海之戰爭爆發，至十二月上海淪陷，鴻鈞去到香港，名義是中央信託局常務理事，派駐香港辦理採購事務，其辦公處設於滙豐銀行樓上。民國二十八年某日，香港總商會會長郭泉(香港永安公司董事長)夫人病逝，我與鴻鈞兄不約而同前去弔喪。按香港規矩，交情深厚的朋友送殯以送至般舍道永別亭爲合禮。送喪畢，鴻鈞兄拉我到一處陰涼地方聊天，他開口便說：「重慶有電報相召，大概要我做大長，我對中央人事不熟，一時難以決定，想聽聽你的意見！」我看他在香港屈人之下，長才無法施展，遂毫不猶豫地告訴他：「你趕快回電，趕快去重慶，以你的才識與能力在中央容易有機會爲 蔣先生所發現，他必定會重用你的！」他就決定了，果然由次長而代理部務而財政部長，他有光明廣大的前程可循，國家有才能的人材可用，何幸如之。



故行政院長俞鴻鈞生前攝影。

香港淪陷後，我也輾轉到了重慶，在中央黨部專門委員會任主任委員。三十三年冬某日，鴻鈞兄忽然到上清寺中央黨部來看我，告知我中央已議決任他做財政部長的好消息，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聽了這個好消息，我當然為你高興。你的責任雖然加重了，但以你過去幾年服務財政部的經驗，當可駕輕就熟，應付這艱難的局面！」過兩日後，鴻鈞兄突然來問我能否到財政部幫他的忙，但他表示，原任的李常務次長無法更動，空出的政務次長一缺，以國庫署長魯佩璋相宜，因他在部久，人事熟悉，各方關係亦深，問我在其他方面可否可以幫忙之處。我答道：「幫忙要幫實在的忙，秘書處比次長的地位重要，過去你擔任政次時，常因秘書處關係生疎，公事不免時有隔礙。」鴻鈞兄說：「他的本意如此遂要我負責秘書處，將部內公事交由我一手代他切實處理，他則專心一意應付外邊。重慶的氣候不佳，

鴻鈞兄的哮喘病實不適宜，病狀便由此加重，更因公務繁忙，每次病發，只有打針強制應付過去，無暇作根本治療，亦不能多作休息，是以病情轉劇。

勝利復員後，政府還都南京。政次魯佩璋因患嚴重胃病，兼以飛機上受了驚嚇，至南京時便一病不起，政次因而出缺。論繼任人選，以我在財政部主持秘書處二年多及從政經歷而言，當然有資格升任，但我始終未有此心。後來聽說行政院長宋子文方面有人，這人我也知道是徐柏園兄。論交情，我認識宋子文尚在徐之前，但徐在財經方面所用的工夫比我深，貢獻亦多，鴻鈞兄為此遲疑難決。最後我告訴他說：「就充實財政部的陣容而言，徐柏園比我強。何況你我交情親如兄弟，如果你請客，當然把首席讓給客人，我們自己人敬陪末坐倒無所謂！」三十五年，政府實行憲政，舉辦立法委員選舉，我既志不在做官，乃請假返回江西藉作競選演講。一日，在景德鎮忽接鴻鈞兄自南京來電，告以吳鐵城先生推薦我出任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徵求我的意見。我即覆電，請鴻鈞兄代我懇辭。

我倆曾經互為部屬

民國四十三年某日，中山堂舉行的立法院黨部黨員大會上，總裁提及鴻鈞兄可任行政院長。總裁蔣公除對鴻鈞的政績、品德、才幹和運黃金的功勞等備加稱許外，隨說：鴻鈞「短於言辭」，在座與鈞

鴻相識的委員聽了都相視莞爾一笑。這並非表示總裁知人不明，而係鴻鈞兄從不在總裁面前巧言令色的最好證明。

接着，在光復廳召開咨請提名同意的全體立法委員同志大會。我首先起立發言，列舉鴻鈞兄在學識、才幹方面的許多優點，博得會場一致的熱烈掌聲。過數日，鴻鈞兄在光復廳茶會，要我招待與委員們一一握手認識。以後他在立法院列席受質詢時，我也偶而提出向行政院的質詢，鴻鈞兄對此甚感詫異。我解釋說：「以你我的私交而言，當然大可不必這樣做！但凡事應公事公辦才對，何況我提出質詢對你是有用的，一來因為我所質詢的事，別人不好再對你攻擊，二來你也可以先有心理準備，這叫先發制人，有備無患！」鴻鈞聽了高興的說：「還是你高明！」我笑道：「這不是高明不高明的問題，而是旁觀者清！」在鴻鈞主持政務期間，亦曾問起我要不要轉到行政院去，我婉言拒絕道：「你的好意我很感謝。事實上，若你提名我做部長，未必通得過，我眼看那些部長先生們在立法院應付質詢如受考試般的痛苦，實在不是滋味。若做次長，則我在好多年前已經把僑委會副委員長之職辭去了。我在立法院內尚處得不壞，對你有時也有用處！」鴻鈞兄遂表示要派一部車子供我使用，我認為沒有必要，同時害怕司機不好招待，所以敬謝了。四十七年，我因患高血壓，忽然昏倒，先送中心診所不知因何竟被拒受，鴻鈞兄得訊，棄却繁忙公務於不顧，來回奔走送我到臺灣療養院，為我治請大夫，焦急之狀，異于尋常，令人極為

感動。鴻鈞兄擔任行政院長多年，我未曾有個何個人的相擾，但他救了我一命，却使我終生感激難忘！

一般人只知道鴻鈞是我的部屬，而忽略了他是他的部屬，他於民十六至十八年夏，在上海特別市政府做秘書科長代理財政局長等職，都是我以市長張定璠的名義行之。但我於民廿六重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及民卅二至卅五夏做財政部主任秘

書是則鴻鈞兄用他自己的名義委命我的。所以說我是他的長官，還差一尺，說他是我的長官，就不錯分毫。但鴻鈞兄總是要謙讓，記得民四十四年四月我的次男更新在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舉行婚禮時，他為證婚人，他在臺上致詞一再說及「我的老長官的……，那時他是行政院長，衆多來賓聞言，相與注目表示敬佩（他在財政部務會議時亦作此介紹）。

總之我與鴻鈞道義相交，情同手足，共事多年，互敬互諒，在上海市在財政部時，環境順利，但我們無爭權攘利之行，遂無爭權攘利之念，鴻鈞掌理財政金融權力既大時間又久，為國家作了大貢獻外自更是廉潔自持而不能免於監察院之糾舉令人何可勝歎，聞監察院不少賢明委員，亦引為遺憾。

編輯報告

編者

△汪公紀先生為中外雜誌撰寫古代日本歷史，生動翔實，妙趣橫生，具見他對於日本歷史研究的精湛獨到，同時又能掌握讀者心理，為中外讀者提供最美妙而又兼具趣味性的篇章。宜乎受到中外讀者廣泛而熱烈的重視，普遍而深入的閱讀。

△今年達九十高齡的屈映光先生，對於中外雜誌實有份外熱切的愛好。如所週知，屈老先生是黨國先進，六十年前的開國元勳之一，承他抽暇執筆，為中外撰寫辛亥前後他的親身經歷，不僅可補開國史料之不足，同時也是最珍貴的一篇開國文獻，中華民國建國六十週年的一份隆重獻禮。

△李樸生先生對於黨國獻替之多，與其他個人閱歷之闕富，固無待編者詞費。承他以輕鬆幽默，雋丞而深刻的筆法，為中外雜誌撰寫他的童年生活，多彩多采，確是一篇難能可貴的

佳作。

△楊森將軍的回憶錄，本期寫到他民國三十六年多就任重慶市長以後的各種遭遇，內容極為精彩，值得細讀。

△本期雖然增加了不少篇幅，但是稿件仍然很擠，迫不得已，祇好將高鳳英女士的「蕭伯納絢爛一生」以及汪清澄先生的「紀政旋風橫掃全球」續稿延在下期刊登，敬請讀友鑒諒，並向作者致歉。

△一百另一歲的國大代表韓介白先生，親自擲管，將他的生活體驗，長生久視之道，毫無保留的和盤托出。花好，月圓，人長壽，是新年期間，中外同仁對於廣大讀者的由衷祝福。韓介白先生的這一篇佳作，尤為中外雜誌對讀者的一大貢獻。

△立法委員周雍能先生，不但見聞廣洽，而且向為能文之士。尤其和故行政長官俞鴻鈞，

相交莫逆，共事極久。究竟他是俞故院長的部屬，還是曾經為其上司。這是多年以來人言言殊的一個有趣問題。去冬時值俞氏逝世十週年，我們特請周雍能先生藉這篇文情並茂之作，向萬千讀者提供解答。

△立法委員邵鏡人先生文名藉甚，著作等身。這一期，他為中外雜誌撰寫了「一代學人陳含光」，又是一篇極有份量，兼重趣味的好文章。

△樂恕人先生的續稿自東京寄到，他費了很大的氣力，將抗日戰爭爆發以前，中日兩國間的一般態勢與內在問題，作了深刻的分析，內幕秘辛，比比皆是。

△阮毅成先生為中外雜誌撰寫：「青燈有味是兒時」，記述六十年前後他的童年生活，時間正好是在辛亥革命的同期。阮先生用白描手法，寫人記事，回首前塵，有不盡的懷念和感情，確是一篇讀來令人深深為之感動的好文章。